



荆楚青年
人文学者文丛



李

建中

自选集

李建中自选集

荆楚青年
人文学者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建中自选集/李建中著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

ISBN 7-5609-2043-8

I. 李…

II. 李…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

李建中自选集

李建中 著

责任编辑:刁翠萍

责任校对:戴文遐

封面设计:潘群

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2624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录排:武汉皇荣文化发展责任有限公司照排室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插页:7

字数:300 000

版次:1999年9月第1版

印次: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609-2043-8/I·79

定价:26.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科调换)



李建中



李建中，1955年生，湖北江陵人。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论及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尝试用现代心理学和人格学的观念及方法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文论，取得开创性成果。已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海内外正式出版学术专著10部，计200余万言。代表作有《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其学术论文或论点曾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文学年鉴》、《文学遗产》、《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或摘录。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多年来用现代心理学和人格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在文学心理学和文学人格学领域取得开创性成果。全书所精选的31篇论文分为三大部分: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研究、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研究、文学史方法论及传统文化人格与古代文文学之关系研究。新颖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拓宽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研究领域;理思与诗情相交融的语言风格,为古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化的研究寻找到一种富有诗性魅力的言说方式。

章开沅

序

学者的成功主要是靠自己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但社会的关怀与扶植对于青年学者的成长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至少是可以使他们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快一些。其道理正如初结果或初成材的树木总得多浇点水，多施点肥并给以必要的修剪一样。

湖北地区的传统人文学科，在全国颇具优势，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除历史渊源与院系调整等原因外，政府与社会多年来对学者的关心与扶植，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回想我们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的这一代学人，在学术生涯初期如果没有湖北省社联、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省社科院前身）满腔热情的关怀、帮助与荐引，是很难在较短时期崭露头角于全国的。“文革”十年浩劫以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湖北省更加重视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建立和《青年论坛》的创办，标志着新一代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群体崛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湖北青年人文学者群体的迅速成长，早在 80 年代中期即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现今出版的这套丛书作者，大多在 80 年代中期即已初露头

角，而现今已成为各个相关领域的学术骨干或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学术生涯已经成熟并渐趋辉煌，其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业已具备自选结集的条件。他们幸运地成长于开放改革的新时代，因而能够在较好的环境以较高的起点开始自己的学术工作。他们的责任很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对我省 21 世纪最初十年或二十年的学术态势的作用可说是举足轻重。自选集的出版乃是他们二十年左右学术耕耘的总结，也是他们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起跑线，预示着他们未来学术业绩的辉煌。

但无论如何不能自满，自满乃是学者停滞的开端。做学问一靠勤奋，二靠老实，三靠谦虚。任何大学者的大成就，对于历史文化长河来说都不过是涓涓细流，而且并非任何人都具备堪称涓涓细流的资格。已知有限，未知无涯，真诚的学者仿佛在知识海洋上作永无止境的远航。长江是历史的见证。东坡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唯有真诚的学者与真诚的探索，才能经得住时间的筛汰而流传久远。时下学风趋于浮躁，急功近利、哗众取宠者渐多，我深愿这套丛书的作者都能站稳脚跟，以扎实的步伐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最终成就可能有大有小，但绝对不要追求成为昙花一现的名人。江汉学脉，世代绵延，吾人有厚望焉。

夏振坤

序

大江东去，川流不息。她象征着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推陈出新；她又象征着中华英俊，代有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乃因“自有源头活水来”。最近，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的自然规律，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推波助澜。丛书的作者们，我大半都比较熟悉，亲眼看见他们的成长，在社会科学界相继崭露头角，成为相关学术领域中有相当知名度的青年学者。他们中间，有的在专门史方面很有造诣，有的在经济社会史研究上颇有名气，有的在史学理论探索上积累甚丰，有的以科社或哲学等基础理论见长。他们的研究方向，几乎涵盖了文史哲的主要领域，同时他们又都是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这是一群生机勃勃的力量，这是一支承上启下的队伍，这是人文科学的希望。

当前，我们正面临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的挑战。知识更新的频率，急剧加速！这对于我们学术界的梯队建设，提出了崭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要打破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传统思路，加快新生代的崛起。为此，社会应该为他们的加速

成长，倾注更大的力量。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提供更大的舞台，为他们披荆斩棘，摇旗呐喊！不如此，加快梯队更新，便是一句空话。当然，新生代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学术的传承性，并刻苦地加快自身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的现代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做了一件有远见的事情，为我省青年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次好机会，让他们能把自己最精华的成果展现给社会，让社会来了解他们，认识他们。我还希望更多的出版社，更多的论坛，更多的评奖，能让出更多的机会给新生代。这样，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就大有希望了。

1999年2月24日于武汉东湖

陶德麟

序

“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出版，编者嘱余作序。余踌躇有日，竟不能决。盖时下作序，颂词多而诤言寡。从俗应景之篇，恐两无裨益；诤言又惟恐有失，故难言也。既而转思“文丛”出版究属盛事，不可不贺；欣喜之余，似亦有不能已于言者。且闻开沅、振坤两兄已欣然命笔于前，余亦难辞附骥。故铺纸灯前，略陈所感。

十年浩劫之际，雾塞苍天，百花凋谢，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秀杰之士，或横遭践踏，或曳尾涂中；学术荡然，英才敛迹；国运民生，危如累卵。“文丛”作者诸君，当时或方在岵岵，或正值少年，亦未尝免于浩劫之累，成材之望几希。一发千钧之时，幸四凶殄灭，“全会”召开，妖氛尽涤，大地春回，诸君得以步入冀宫，由是而涵濡于典籍之海洋，驰骋于思想之旷野，于兹二十余年矣。其间颖脱而出，头角崭然者颇不乏人，不独“文丛”作者为然也。余谓诸君之长有三：一曰跨“文革”前后之经历，故体验不凡；二曰沐双百万针之英策，故思想活跃；三曰处改革开放之环境，故视野广阔。后生可畏，洵非虚语。新叶蓊蔚于芳林，不特学术之幸，亦民族之幸，宜乎吾辈为之雀

跃也。然望之切则期之周。爰缀数语，与诸君共勉。

余意为学之道，首在为人。为人之道，首在立志。志之所在，学之所归也。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标的之高虽似难于企及，然取法乎上，不可不勉。要当有忧国忧民之热忱，关怀人类之激情，追求真理之渴望，然后始克有恢弘气象，高尚人格，卓尔独立，涅而不淄。苟汲汲于一己之私，乃至曲学阿世，虽胸罗万卷，亦不过假寇以兵，资盗以粮，殊无足取。我中华民族之血泪史断不可忘，立吾国于当代之志断不可夺。为学之鹄，舍此无他。此余拳拳企望于诸君者也。

学贵创新，非创新不足以言学。口耳之学，辗转传抄，拾人牙慧，是稗贩之技，非为学之道也。学者意必自立，言必己出，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是谓创新。然创新当以求实为本。若夫虚玄不实之大言，耸人听闻之诡论，虽或能博喝彩于一时，终无益于国计民生，亦无助于人类智慧，其将如泡沫之湮灭也必矣。然创新求实，言之易而行之艰。盖人类知识积累已历数千年，当代更有“知识爆炸”之说；新说林立，浩如烟海，而又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庄生有涯无涯之叹，当时已然，今则更不可同年而语。取知识于宝藏，已不啻以蠡酌海。欲立一得之见，增涓滴之功，则更属难能矣。然而学问之道，岂别有捷径哉？必也弊一生精力，孜孜以求而已。涵濡百家，驰骋中外，融会贯通，积厚发薄，然后可以言创新。尚能发人所未逮，则虽一纸之微，胜数卷皇皇空论者多矣。虽然，窃以为创新之义，亦不妨从宽解说之。于前人已发之学，踵事增华，发扬光大，精益求精，或使详尽而缜密，或使应用于实践，此亦创新之一途，且价值不必在提出全新学说之下，未可遽以述而不作目之也。以诗为譬，盛唐之于初唐，于格律以至题材皆无

突破；而李杜如中天之日，睥睨万代，非沈宋之侔矣。文艺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何独不然？此事亦大难，苟非兀兀穷年亦不足语此。时下浮躁之风颇盛，“轰动效应”之说孔炽，“突破”也，“开创”也，“填补空白”也，其声不绝于耳，乃至有以论著字数论成就者，余窃为之惴惴焉。愿望诸君勿为所动。日就月将，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终成大器。所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之不能，实不易之论。诸君当不独以优秀论著鸣于当世，抑且以优良学风贻于来者，实任重而道远也。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风格各异，势所必然。强求一律，反成八股，千人一面，索然无味矣。然文字究为作者表达思想之工具，读者理解作品之媒介，简洁晓畅之功，似不宜置之不顾。孔子云：“辞，达而已矣。”苏子瞻谓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又讥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欧阳永叔赞吴充之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霏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余每诵斯言，心有戚戚者久之。常思文事之难，在以简洁晓畅之词语，达深刻繁难之思想，而非反是。今青年作者文字佳者固不为不多。然亦有中西混杂，佶屈聱牙，读之不知其为西语抑为汉语，以示深奥者；有百字亦足以说清而必拉成千言，以炫渊博者。窃以为此风不可长。学术诚无国界。吸收外域名词术语乃至表达方式，乃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必然之途，且大有利于丰富汉语，此无疑也。然此种吸收，必使融入汉语系统及语境之中，成为有机成分。不然，是以汉字书外文，以汉语作洋腔，国人读之将如诵天书，不知所云矣。此等文字即以译著目之亦断难视为佳作，而况国人自著之书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可不察也。

世界胸怀，时代眼光，民族特色，个人风格，融四者于一身，斯承先启后一代新人之风貌乎！挂云帆而济沧海，是所望于诸君。纷纷多言，耻躬之不逮，聊申献曝之忱耳。是为序。

1999 年 4 月 18 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章开沅序	(i)
夏振坤序	(I)
陶德麟序	(1)

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	(1)
《庄子》人格理想与魏晋文学的人格起点	(17)
试论西晋诗人的人格悲剧	(30)
玄学人格与东晋玄言诗	(45)
试论陶诗的人格精神	(56)
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	(72)
论魏晋人格的虚静与躁动	(85)
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与生命悲歌	(102)
论魏晋南北朝作家“文心”与“人心”的分裂	(117)

“心物”：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之纲	(130)
------------------------	---------

从品评文人到精析文心

——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概述	(142)
---------------------	---------

“哀乐”论

——汉魏六朝创作心理研究之一	(156)
----------------------	---------

文心“动静”论

——汉魏六朝创作心理研究之二·····	(169)
“才性”刍议	
——汉魏六朝创作心理研究之三·····	(183)
《淮南子》文艺心理学思想初探·····	(197)
司马迁悲剧心理探幽·····	(212)
王充文艺心理学思想初探·····	(224)
转型时期的才性理论	
——刘劭《人物志》研究·····	(237)
“声无哀乐”新解	
——试论嵇康音乐心理学思想·····	(249)
试论《文心雕龙》的思想史价值·····	(260)
论魏晋南北朝的畅情美学·····	(276)
中国古代美学家的“生存问题”·····	(289)
晚清小说理论中的心理学思想·····	(298)
中国古代鉴赏心理学论纲·····	(310)
需求与满足	
——论文学活动中的拓扑心理学·····	(321)
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剖析·····	(333)
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心理学价值·····	(346)
中国文论的世纪性回顾与展望·····	(359)
文学史方法的历史与新方法的诞生·····	(369)
悖论：新潮与传统	
——关于儒家文化的现代思考·····	(383)
臣妾人格与文学·····	(395)
后记·····	(404)

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魏晋文学的真正魅力何在？人的觉醒，文的自觉，五言腾跃，志深笔长，从曹操之梗概到陶潜之冲淡……这些既定的结论，自然是不错的。若换一种眼光，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重新解读魏晋文学，便会有新的发现。

文学家的人格^①，在其审美创造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行为中生成，并整体性地呈现于他的文学作品。审美创造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人格的生成过程。本文试图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重新解读魏晋文学，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

先秦儒家所塑造的士大夫人格范型，至汉魏之际经党人之激扬与曹操之悖逆，已几尽断裂；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在“中断”之前提下，历经“邨下一竹林一金谷—兰亭—南山”之地理移位，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孕育—徘徊—焦虑—消释—重铸”之心理流变，最终形成委运大化、真率冲淡的人格范型。魏晋文学千古不衰的魅力，正在人格生成与人格归宿的历史张力

① 给“人格”这一过于通俗的概念作理论界定，其实是很困难的。日常话语中的“人格”，仅指一种关涉伦理道德的价值确认。心理学家们又将“人格”的内涵弄得异常复杂（仅阿尔波特的人格定义就有五十多条）。简单地讲，文学家的人格，是指整体性地呈现于其作品与生活中的真实的自我，它包括了审美理想、生命意识、行为方式，以及人生各阶段与人格各层面的心理趋向与冲突。

中铸成。

一、从“党人”到“邺下”：断裂中的孕育

汉献帝建安年间的邺城，一城而兼数任：邺县县城，魏郡郡治，冀州州治。曹操自建安九年（204年）攻占邺城，除了征战在外，始终未离开此地。正如汉建安实际上已是魏建安，汉邺城实际上已成了魏都。曹孟德在邺城，数下求贤令，广招人才。战乱中的文人士大夫，陆续投奔到曹氏麾下。大约在建安十四到十六年（209--211年）间，建安文坛上的一流作家（曹氏父子、建安诸子、女诗人蔡琰等），已在邺下会齐。

读曹氏兄弟以及刘桢、王粲、应玚等人的公宴诗、赠答诗，对当时邺下文人在西园的宴聚、游览与吟咏，已可知大略。曹植《赠王粲》：“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西游，乃西园之游；清池，乃西园中之玄武池。刘渊林《魏都赋》注：“玄武池在邺城西园中，有鱼梁，钓台，竹园，蒲桃诸景。”邺下文人的西园之会，或侍操宴或待丕宴；公宴诗中，曹植、应玚同有“公子敬爱客”之句，应玚、王粲同有“不醉其（且）无归”之咏。主客相敬，酒酿诗情。

钟嵘《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千载之下，读这段文字，仍不难想见建安文人云集邺下、建安文学繁荣于邺城的空前盛况。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建安文人，尽管他们的门第、遭遇、文才、文风因人而异，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识别标记——邺下，这个已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的地名，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标识着一个卓越的文人集团，一种独具魅力的人格范型。